

杜森生日这天老屋里来了好多人。

他本来执意不要过这生日的，终是拗不过侄子杜聪的张罗。这一张罗倒是把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张罗来了，一个个像是进了大观园一般不知道有啥大好事，却看着哪里都像是大好事。其实大观园倒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大观园里的淡茶鸽子蛋——杜聪从外地买来的海鱼是个稀罕货。众人望着杜森羡慕不已，杜森也望着这海鱼羡慕不已，一是因为他确实没吃过海鱼，二是因为这海鱼到死都是肥膘大腩的样子也确实让人眼红。

杜聪喝了啤酒，对杜森说老屋还是比他在上海住的那破弄堂好，坐在大圆桌前吃饭才有家的味道。

杜森说，那当然是老屋好啊，大城市里哪找得到咱屋前这样的大树啊，小时候树下的趣事多着呢，我还记得那会我和福仁把国安家奶奶做来卖的腊羊腿藏在树洞里，结果等到拿出来偷吃的时候才发现肉都给蚂蚁吃光啦……福仁和国安同时笑了起来，觥筹交错间这些不惑之年的农夫们都借着酒劲笑成了红高粱。不知是谁说了句杜森现在是大作家了，跟咱们农民不一样咯，大伙笑得更起劲，倒像是杜森成了他们种出来的红高粱了。又有人说，杜森那叫笔耕不辍，那也是“农民”呀，咱几千几千地耕杜森耕出来都几百万的。另一个人说你懂屁，像杜森这样的大作家润笔费都能上亿的……其实杜森也不知道他赚了多少钱，都是他的经纪人杜聪在管，人穷的时候不把钱当回事，富的时候自然也一样。

杜森从未想过“作家”这个词会被用来形容自己。

他只是将小学一年级时老师教给他写日记的习惯给坚持到了现在。当时杜森因为死活分不清逗号和句号，读完一年级就回家种田了，所以他写的日记该停顿的地方用的都是空格或者像毕加索的长诗一样能一口气读完的句子坚决不停顿。

倒也颇有清趣。

这是侄子杜聪的评价。杜聪在上海的一家出版公司任编辑，所谓编辑便是编人家的辑，别人的成绩编成自己的业绩。一日他会老家看见了杜森的日记，便来了兴致又惊又喜，找杜森讨了几本日记打成电子稿交上去出版，封面应了杜森的要求，拍了张老屋前树的照片，看

起来唯美得很，名字更唯美，叫《杜本》。

杜本火起来的时候连杜聪自己都没想到，它甚至一度将东野圭吾的新书压在畅销榜第二的位置。读者评价杜森是当代的陶渊明、张岱，每一处完美的留白、直叙都能引人入桃园之境。杜聪自费给亲戚朋友们每人买了一本《杜本》，但好像亲戚朋友对它的关注程度是小于一般读者的，他们往往关注的是杜森赚了多少钱；一般读者对它的关注程度又小于贴吧里的网友，网友可能会关心一下封面那树的具体地址；而杜森本人的态度更冷漠，他连自己赚了多少钱都不关心，他关心村口的农家肥又涨了两毛钱。

2

林枫又一次收到了出版社的退稿通知。她不甘地注视着电脑屏幕，仿佛邮件中的那些宋体字，她那一个个文档中方正的小楷，都悄无声息地沿着键盘流回了自己的身体，字在这个时候才显出应有的力度，将血管划得生疼。

编辑好心告诉她：“你的小说就是太深太严肃了，所以编辑往往没有太多的耐心去细读它。像小说这么长的文体，你的又是偏文学性的，在市场上肯定比不过那些热血的故事、清新的散文、微博短篇啊。”

她不明白。

高中的时候许多女生都会写小说，她的同学们在幻想着青春美好的时候林枫写了一篇以同性恋为题材的小说，谈论了一个关于自由的哲学问题，颇有些村上春树的调调。后来她把小说投到新概念作文大赛，在复赛中也拿了个二等奖。她还记得在学校的升旗仪式上语文老师给她颁奖，老师告诉全校同学要多学学林枫读些有意义的书，别老是看什么郭敬明韩寒的。高三的时候她惊世骇俗地从理科转学文科顺利地考入了北京大学的中文系。她一直在提高自己，这看上去完美至极。她当然不明白。

这一次她几乎要成功了。几乎。

有一家出版社的编辑愿意出版她的小说，小说的稿件也很快地排版、印刷、宣传，就像一个心爱的女儿终于装扮好要嫁出去了，林枫的心情是说不出的激动。

然而就在小说发售的第二天，刷屏了各大购书、评书平台的，是《杜本》。

林枫也买了《杜本》，她不相信一个农民写的日记会完全压倒了自己的小说，而且是在

没有任何前期宣传的情况下。看完之后，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

“林枫。”那个男人在她身后抚摸她的长发，“你的小说这个月卖出了两千多本，算你版税两万元，成绩还不错。”

“还不错？”林枫转过身推开他的手，“杜森一个农民写的日记一个月卖两百万本，月收入上千万，我的版税不到他千分之一，这就是你说的还不错？”

男人显然愣了一下，又把手搭在她肩上，“要我帮你成为杜森那样的作家，也不是不可以。”他轻轻一推，林枫的上衣就这么滑落下来。

3

广告商陆陆续续地找到杜森，他都一个个打发走了。慈善机构来找他，他也只是按照杜聪说的多少捐了些钱，有些奇奇怪怪的粉丝前来拜访，他都回避不见，这在世人眼中倒是为他添了几分“隐士”形象。

其实不是杜森刻意给自己贴标签，他只是还没有习惯作家的生活，即使他如今是不差钱了，可是他还是捺不住每天下田里看看的心，这和他即使没读上书也没能改得了记日记的习惯是一个道理。

同样是赚钱，当个作家总比当个农民要好。杜聪教杜森申请了微博，他微博刚开通的那天就上了热搜，而后每天的微博评论区也风风火火好不热闹，杜森也学着像一名作家一样写文字，他会注意自己的生活，把平常见了就往的轶事都记在了日记本里，他方才体会到原来村里人讲的“不耕不辍”还真是这个理，写字和种田确是一样的，都是看起来在修心其实在谋生的活。

杜森搬去上海住的时候好友福仁和国安都来送他，杜聪给杜森在上海买了一套大房子。

福仁说，森哥你阔啦，咱们这些穷朋友，以后怕是见不到咯。国安说，森哥你去上海的路费我给你省下了，待会我开拖拉机送你去。国安是村里的干部，村委的拖拉机都归他管。

后来他们确实送杜森去了上海，坐的是拖拉机。拖拉机是杜森开的，福仁和国安都喝醉了，躺在拖拉机上看着村里的星星逐渐变成上海的霓虹灯。

杜森一直在写他的日记，杜聪在出版社的工作更是蒸蒸日上。杜森凭借《杜本》几乎成

了中国最受欢迎的流行作家。

但毕竟是流行作家。

这又是一个标签，它与隐士并不冲突。流行作家在学校老师的口中向来是要有争议的。杜森代表的是简约风，一开始的时候常被中学语文老师举例来抨击文风偏华丽的郭敬明韩寒，只是这抨击倒是总把过去的流行抨击成了如今的经典，语文老师们又像被耍的猴似的乐此不疲地转过头来抨击杜森的简约风了。可惜的是往往被语文老师抨击的东西向来是越来越火的，不然个个语文老师都能成鲁迅那样的人物了。

理所当然地，《杜本 2》的发售再次席卷了畅销书市场。

上海。《杜本 2》签售会的最后一站。

一如既往地，杜森一边飞快地写下“杜森”两个字，一边不解这两个字对于那些读者来说有什么好处。倘若他们觉得鸡蛋好吃，何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更何况去捡它的鸡毛，或者鸡屎。不过这对于母鸡来讲当然是有好处的，办一场签售会下来书确实会卖的比较好，毕竟有一些不是杜森粉丝的人也要想着来凑热闹，反正拿到作者的签名书还是蛮有面子的事，也许将来还可以卖到钱。于是无数中学生在此地遇到了他们的语文老师。

杜森抬起头，准备给下一个读者签名。可是面前这位长发女孩递上来的并不是她的《杜本 2》，而是一张法院诉讼申请。“指控杜森作品《杜本 2》多处内容抄袭林枫作品《枫林》”。他差点没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去。

女孩说，咱们法庭见，转身离开。排在她后面的十多名读者此时忽然全部散去，他们手里拿着林枫的新作《枫林》。剩下其他不知所措的读者听说杜森抄袭，皆放下手中的书一哄而散，还有几个已经离开的读者回来要求退钱。

然后便是空荡荡的会场，几分钟前人声鼎沸的会场。杜森仿佛能够隔着遥远的空气看到女孩荡满笑意的背影。

杜森输了那场官司。因为《杜本 2》中找出 18 处内容抄袭《枫林》，32 处语句套用《枫林》，法院判定杜森侵权，判决杜森赔偿林枫人民币四百万元，停止出售《杜本 2》，并在报纸上公开道歉。

杜聪喊，这不公平，我叔叔写的日记怎么可能会抄袭别人，一定是法院搞错了，为什么不怀疑林枫抄袭杜森的呢？

这样的质疑毫无用处，林枫的书先出版的，而且就内容而言论文采论情怀杜森确实比不

上林枫。怎么看都是板上钉钉的抄袭。

杜森一言不发，仿佛看透了一切。

他交了赔款，拒绝道歉，他什么都没有说。

4

仅是半天的时间，杜森拒绝道歉的事情就传遍了网络，有人说他炒作博流量，有人坚持认为抄袭事件不是真的，杜森的态度就是力证，但更多的人将刷微博这种八卦的热情放在了另一个人身上——

林枫大火。

就像一场森林火灾不可阻挡地蔓延，不只是《枫林》这一本散文集收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还有她曾经在那些小出版社出的小说也一同在二手书市场上卖出数倍的价钱。

杜森继续在网上连载他的日记，只是下方的评论区不在是以前追捧他的声音了。“原来我之前看的都是你的摘抄”“杜抄抄今天又抄了哪本书”“听说他之前成名作《杜本》也是抄了日本某作家的散文集”“你真是像红想疯了吧林枫的书也敢抄”……

原来杜森还是那么火，只是火的方式不同罢了。

其实他们哪里会记得，当初把那个农民变成如今的职业作家的，也是这些人。

越来越多的丑闻传出，知名媒体称：“杜森当年拿到的版税远不止公布出来的数目，其实他偷税漏税达数亿元”，女性维权机构声讨：“多名女读者曾经前往拜访杜森，却遭其性侵并威胁她们不许报警”，八卦弹窗更加博人眼球：“知名编辑杜聪当年是因为和其叔叔杜森出柜，才同意为其出版《杜本》”。

各方都想从落难凤凰这谋取些利益，但也许收获最大的还是高中学生，他们千篇一律的议论文中又添加了许多时兴的反面素材。

杜森当然无法澄清这一切，从他成为作家的那一刻开始，杜森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便不取决于自己了。

杜森继续写作，可是他的每一份作品，都会被“正义”的读者准确地找出此作品的“出处”；杜森开始接手影视作品的改编，可是不管他投入了多少的成本都只落个票房惨淡；甚至连杜森一直做的慈善事业，都能被人认为作假。

“是不是因为我是杜森，所以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是的。”

“是不是我死了你们才不会侮辱我的作品？”

“是的。”

那一次耗费了杜森一年心血的电影再次遭遇失败之后，他退出了公众视线。

但他始终是个作家。变不了的。

作家林枫。

她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刷着手机上的新闻，一则新闻让她目光一紧。

“作家杜森今日离世，初步调查为自杀死亡。”

她不会想到。

5

“要我帮你成为杜森那样的作家，也不是不可以。”男人轻轻一推，林枫的上衣就这么滑落下来。

“我已经在写一部新书了，”林枫转过身，指尖钩住胸前那层薄纱，“你真的可以帮我？”薄纱从指尖泻下。

男人从背后靠过来，愈发沉重的气息若即若离地抚摩她光滑的曲线。他轻轻咬她的耳沿。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他说。

他的手指研磨她身体每一处感官。

她的呻吟弥漫过每一处颤抖的月光。

没有阴翳。

他扶抱着她的腰，下体的动作渐渐放缓，“我爱你，作家林枫。”

她搂他的脖子，松开吻着的唇，“我也爱你，杜聪。”

那时的杜森开着拖拉机帮自己的好朋友国安和福仁送他们的好朋友杜森到上海去，只留老屋前的大树让月光倾洒。

一切言语和啼笑。